

新集 二十之二十一
諸院

事文類聚

新宮城書藏

1加³
168167
733



門 4 3
號 167
卷 9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翰林院

歷代沿革

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左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

之後益天下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學士院開元二十六

年置在翰林院之南別戶向東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虞世

南等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號十八學士其後

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又

有集賢之目未有典司玄宗以四學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

利
267
97



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命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少年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裏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專一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元翰林院置翰林學士承旨及翰林學

士侍讀侍講二學士有真字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應奉翰林文字等官掌制撰詞命之事凡應奉文字自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衙內帶知制詔應奉衙內帶同知制詔

群書要語翰林樞機宥密之地李肇翰林志清華之地太宗賜

蘇易簡御札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鎖

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韋執誼翰林志故事鏐得御廐之駿出

入有內司之導豐殺潔饌取給大官衾禡服御資於中庫恩之

厚也同上備待顧問辯駁是非典持練牘受遣群務凡一世得

失動為藏否職之重也並同上若乃職任之清切曹局之嚴凝

禮遇優渥賜與繁縟金坡故事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

可以動乎人神翰林故事居翰死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

於登瀛洲哉李肇志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上官鑰並

入有大號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鵝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金坡

遺事出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同上矧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

之命翰林志後唐學士劉昫奏

詩句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杜君王曉坐金鑾殿只待相如草詔來李商隱銀花懸院榜神

撼引風鈴李德裕月上花塼簾捲後柳遮鈴索雨初晴錢若水

玉堂作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楊徽之玉堂作謾

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張洙詩

移殿鑾坡

唐制駕在大內則明福門外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

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

召見金鑾

唐元宗召李白見於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園綺李白傳

並用白麻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辯其後翰林學士專

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

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翰林志又元和

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討誅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制書

並用白麻不用印會要

皆用菱紙

李德裕浸紅點書詔皆用菱汁持紙海錄碎事

詔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面翰林志

親擇賜笏

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居一品上

唐故事凡內宴班居一品之上

謂一條冰

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祕之目人見其官衙謂為一條冰事畧

時號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不以名雖外有宰相王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內相白氏六帖

宣諭門客

唐武后朝會宣諭卿等是我門客李衛公詩話

論當世事

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謫天上仙

李白以翰林斥去放浪江湖嘗夜月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號稱六絕

唐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唐志

號試五題

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續通典

不受謝金

寶曆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專接私財邪終無所納續通典

何以潤筆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書玉堂署

宋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扇鏹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暨兩制詞臣就院勅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榜擢文堂

政和五年御書擢文堂榜賜學士院續會要

賜青團扇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

端午賜青團扇

並翰林志

賜錦長襖

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

鵬錦

金坡遺事

給綺綾被

允初遷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

美酒是為勅設宴賜衣內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履白

布手巾之類

蘇續志

賜紅錦袍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鵬錦袍下丞

相一等

蘇續志

素號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

入相

蘇易簡續志

設視草臺

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但存空臺

筆談

但用咨報

有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

歸田錄

不草詞頭

胡宿知制誥內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故

職宿還詞頭不草制

事畧

贊乏時望

太祖曰郭贄南府門人朕命掌誥制書一出人或哂之益其素乏時望朕亦為之醜顏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長編

果失躁競

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

同上

親近冕旒

雍熙三年敕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會要

同在鰲禁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鰲禁

筆談

隻日降麻

翰林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日制賞賜恩宥日赦書日德音處分事日敕日御札五品以上日詔六品以下日敕批群臣表日批答獎勳勞日獎諭賜外國書日蕃書醮日青詞密詞釋日齋文教坊致語日白話土木興建日上梁文宣賜日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

翰林志

聚廳分草

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

蘇續志

人世僊境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

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
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僊境也 蘇續志

詞臣僊職

宋太宗至上林春鴈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勳舊
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近臣
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回御毫屬和以賜焉
分紀

建二書閣

先是內院逼近禁闈地復狹窄前後書詔繁萃多所損潤蘇易
簡乃於玉堂後廡建二書閣東西交映藻繪間飾自是文籍有
所附焉閣之上下悉畫煙嵐曉景以布之 蘇志

有七盛事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
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
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
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
優厚也 李昉禁林讌會詩序

神撼鈴索

唐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
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
視之則無人後徃徃如此使人持捧潛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
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兵處耗聲則急

緩亦如之曾莫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翰林故事又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又廢蘇易簡因召對上言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蘇續志

鵲棲海棠

宋學士院有雙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金坡遺事

雜著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固加內相之名恩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員之用又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入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雙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身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

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
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詔誥春溫再命而倭使華天降一節而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
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中謝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
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
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亨之養玉堂
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
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
遷不緣左右之容蠟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
武天昨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
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
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
免私人之誚

再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
素飭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
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
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
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
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
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

神孫而朝諸侯魏魏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
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灰生不移

謝宣召入院狀

洪邁

王言出綍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竦里間而改觀光生圭華
榮動簪纓伏念臣文習卑凡學尤底滯久汗甘泉之橐從再聞
長樂之鍾聲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丹地忽驟覲
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
聰溥博義問宣昭煥有文章已極高明之蘊旁招俊乂不遺鬼
瑣之微倬彼皇華施于私室臣敢不祗承嘉惠勉策駑資見山
東德化之成方竊窺於大澤動河岳武夫之聽或有助於中興

謝宣召入院表

真西山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甘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
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
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
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
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先朝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迫陛下
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
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
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入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
成三入之榮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群
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

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
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卽金鏡而擿任賢之要則所
自期

奏翰苑名稱劄子

周必大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寘玉堂嘗蒙宣諭何
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猝未知所對連
日思索敢爲二說仰瀆睿聰臣竊見唐有集賢殿書院蓋集賢
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往因所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
在大內卽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
嘗召學士對浴堂則又移院於金鑿殿此正如漢有玉堂殿而
許臣下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

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爲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
爲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三省不可比
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祕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曰上君
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
者皆不可用卽乞出自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坐無任戰慄
之至

律詩

憶夜直金鑿殿

李紳

日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
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
過可憐人世隔雲霓

六月十六日宣鎖

洪咨夔

禁門深鎖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
浸紫微花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洪咨夔

樓頭禁鼓試初撾催草江淮督使麻落紙一簾風雨疾不知斜
墨陣翻鴉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翠翠陰陰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
埃看畫墻

翰林學士承旨

歷代沿革唐玄宗始置翰林學士而無承旨憲宗又置學士承

旨永貞元年始命鄭綱為之大誥令大廢置承相之密畫內
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居東第一閣五
代後唐明宗天成八年敕翰林學士入院必以先後為定唯
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宋承旨不
常置於院中久次者一人充元翰林院置學士承旨又置學
士及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之員

群書要語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唐制詞冠

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唐文粹號令典冊皆更其手

李德裕集

詩句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太宗賜蘇易簡詩白麻紅燭夜

清漏紫微天温庭筠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杜甫贈張四學

翰林通華蓋鯨力破滄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同上紫
 殿承恩歲金鑿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塼韓渥詔出芝
 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香來楊徽之玉堂作粉署重遊來憶舊
 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鰲峰最上頭宋祁守
 益州以翰林承旨召以詩寄丞相

古今事實

廷老

鄭綱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

院長

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
 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六帖

召詢時事

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真為宣宗器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
 訪時事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充穎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本傳

論事可否

唐韋澳凡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章詞澳心欲論諫即曰
 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本傳

處事機密

唐韓渥昭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本傳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
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
宰相焉通典

九叅大政

自永貞鄭綱為承旨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叅大政
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唐元
稹承旨院記

草立儲制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
綱草立儲制綱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
綱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不草相麻

韓渥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渥當草制曰腕可斷麻
不可草

位學士上

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叅會弟班以官為
上下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綱為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
一閣承旨院記 唐明宗勅今後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
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上五代史

賜功臣號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同上

草直言詔

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

進敬器戒

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敬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敬器

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

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 並言行錄

古誥無加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
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

近世無比

王拱辰自承旨除叅政不數日以憂服去除以宣徽使召熙寧

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叅政遂大

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比也 同上

有旨不試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修有文有旨不試後遷承旨 本傳

處性自得

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 事畧

賜飛白字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太宗賜御詩二

章又詔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

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羨事 會要

賜上尊酒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叅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言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同上

就院賜物

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勅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比矣蘇續志

然窓引燭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

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筆談

得乘廐馬

乘輿奉郊廟承旨得乘廐馬自浴堂殿由內朝以從蘇志

得昇丹鳳

揭雞竿布大澤得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則上直禁中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叅政宋為尚書廬陵詩注

三體刻賜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

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蘇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翰林承旨謝表

蘇子瞻

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羊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綠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聚觀驚華髮之

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授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綠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蘇子瞻

衰遲無用寵旣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館幸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嘆朝廷之用舊復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

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
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
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
觀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
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
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周必大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
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
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
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
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併鑿之量方
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劇旣
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道貪饕之誚寧干逋
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
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實
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絪之密獨見於唐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周必大

頻年入侍徧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賁服章於
朽質被鞞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
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能接武浴殿金

鑿之遂頗牧在中凡預遷掄已爲要劇矧疊膺於印組足增耀
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
誰意晚途震躡賢豪之上揆分數祈於罷免疏榮更誤於褒遷
冠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鶉特久慙受祿之無功兼
取熊魚彌愧舍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益伏遇皇帝
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窳以無遺與物爲春
舉根莖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點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
勞於裁鑿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
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 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旅次以官

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卽大位始命鄭公綯爲
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
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
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冗大詔令大廢
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
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七十年間由鄭至杜
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
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瞻仰覩如
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歌曲攻
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無暴揚報校之慮遂忿行於私

易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他人盡數若之所爲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唐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爲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誥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用

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畫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中書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救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誥令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詔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

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庭書詔指揮邊事曉達邊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嘗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巖自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群書要語學士非文章則不可為金坡遺事學士之職本以文

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職林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白居易集居是職者人物

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蘇易簡集非徒翰墨之選

乃是將相之儲東坡謝表公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

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所執筆者經綸制置裁成

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

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

而已丁未錄三神山上曾陪鶴架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

嘆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拜相者

詩句君臣千載會客曰忠孝一生心太宗賜蘇易簡詩善保興

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真宗賜楊億詩何處春深好春來

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鬣剪剪三花白居易視草北門唐學士擁

重刊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二二 後書堂刊

旌西去漢將軍 馮道送承旨盧質赴河中節度 紫殿承恩感金

鑿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墀 韓偓詩 紫薇芒動詞初出

紅蠟香殘誥未封 温庭筠上肅翰林 青綸輝映輕前占丹地深

嚴隔世塵 賈黃中宴會詩 宸章照耀詠詞林 李沆玉堂作 六鰲

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 楊文公 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

皇澤灑春霖 李昉禁林燕會作 我無謫僊句待詔沉香亭空騎

內廐馬僊伏隨雲軒 東坡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

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黃山谷 故人飛上金鑾殿

東坡次韵致穆父 玉堂揮翰手如飛 東坡 玉堂書捲文書盡鈴

索不搖鍾漏永 同上

古今事實

北門學士

劉禕之遷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密與叅决政事以分宰相權

時稱北門學士 唐本傳

東頭學士

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薦熊望

萬選學士

張鷟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唐書

八軛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軛道冬中以日影過五軛為直入之候李程性

懶常過八軛乃至眾呼為八軛學士 李程傳

稱為三俊

每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二二 後書堂刊

唐李紳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唐書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言去纏縛而暫解脫也翰林志

李謫僊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天上李謫僊人也薦之玄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本傳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歸朝出建昌宮詞一篇奏

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後遷翰林學士

謂登瀛洲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置金鑾殿

李白召見奏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李白集序

有大手筆

唐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本傳

授大學士

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本傳

文思如泉

唐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今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

本傳

辭速若射

陸扆進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博學屬辭敏速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寮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

本傳

筆無點竄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

本傳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開隴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善內庭文

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覽之嘆曰正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陸扆傳

論中官事

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已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又次君臣成敗為連屏本傳

論次新書

劉禕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本傳

多知典故

張垆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尤未盡不敢取燭官人以蠟淚揉紙繼之本傳

內廷貯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噐者貯之內廷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常八九劉禹錫李絳集記

禁中視草

常袞翰林學士制視草北宮又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翰林志

簾內揮翰

唐李吉甫與裴垆同直垆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垆盡紙筆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

署之盛未之有也 翰林志

號為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帝所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內相 本傳

久在內職

鄭綱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侍御擡輦

姚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並開元遺事

力士脫靴

李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召與筠俱待詔翰林白嗜酒日飲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卧酒肆美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

寶牀賜食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

問以國政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通鑑

賜蓬池鱸

李白詩曰荷淨蓬池鱸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鱸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和冰而飲蓋禁中郢水酒坊李白詩注

賜蓮花燭

令孤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御饌輟賜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餽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鑿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朝服始見

宋陶穀為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傳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出又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媢近臣

覆以禴袍

唐韋綬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叅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襪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韋綬傳

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繪纈令為寒衣

綠衣賜紫

後唐莊宗卽位除馮道為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五代史

品服賜金

宋李西樞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為學士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賜三品之服

更大典冊

李德裕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本傳

不專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唐書

父子並命

趙宗儒父驍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職林

兄弟對掌

趙光逢為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兄弟相繼

于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相繼為翰林

便至公輔

唐聖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及寶曆以後韋處厚恩深授選亦自翰林由是稍為故事或不至者以為耻翰

林內志

卽拜平章

唐劉瑒始在翰林帝素禮遇至是手詔追還後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瑒曰為朕擇良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

作明河篇

宋之間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賦以見其志其詩末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間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耳

進新樂章

是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明皇在沉香亭謂左右曰對名花賞妃子豈可用舊樂急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開元遺事

作賜衣詩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軍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魚尤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

賞久之

草邊將詔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曰曰傷
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覽而善之賜以官錦

號下水船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
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據言

摘葉草制

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宋梁時果為翰林學士瑣
夢掌抽筆

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座主同任

李潛為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潛衣綠左右揖令退潛叱之遂
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疑入相潛當草制命開疑閣盡
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據言

門生對草

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
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詰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
為座主辱門生

擢居清近

宋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
學士罕會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

鮮有憎者

為卿潤色

宋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

進狀連署

唐崔群為翰林學士常以謹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方與進來

每事裁定

宋陳彭年為學士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備而後已上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候彭年裁制而後定一句不可廢也

有宰相器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事畧

真侍從臣

歐陽修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間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言行錄

為好長者

晁迥字明遠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事畧

誠好翰林

神宗語吳奎曰已召王安石誠好翰林學士也

神仙中人

周麟之為學士姿儀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言行錄

甘泉從臣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畧曰虛忝甘泉之從臣徒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東軒事錄

禁中頗牧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羗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羗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本傳又宋朝李文定公迪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

小冊書兵馬粮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採取之目黃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本傳

當時楊劉

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事畧

以宿儒處

乾德元年竇儀為翰林學士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會要

非它官比

淳化四年以張洵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洵等赴上帝曰學士

之職清切貴重非它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勅設
當令設之同前

覽詔甚悅

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
斬繼遷存狐兔之三宄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
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言行錄

視草甚勞

周必大為學士召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
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常戒諸子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
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因歎老卒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
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職字乎
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步入掖門

宋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修輩始
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筆談

雜坐客位

宋朝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坐玉堂遣吏計會直省
官宰相出迎近時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於客位有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翰苑群書

朱衣隻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隻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遂為例翰林志

佩魚始賜

滿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事畧

特賜出身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摠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宋有國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同上按韓省試中以兄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

兩制未嘗賜第也

宜充修史

元祐二年敕新授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張策修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續通典

兄相弟草制

曾文昭公肇字子開上命魯公相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言行錄又熙寧初韓子華絳拜相其弟持國雍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謝飯四大談塵

弟相兄草麻

錢惟演云希白易於子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叅鈞衡之命時希白自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金坡遺事

一夕草五制

晁宗懿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事畧

一夕草三制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闈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聞見錄

如漢制誥

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雨漢制誥可也內侍以誥置光懷中光不得已受於是上䟽論修心之要曰仁明武治國之要曰信賞必罰用人之要願陛下勿以為迂闊長編

多至為相

宋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者七十六人而入端揆者九八人高宗五十八人五相孝宗十八人三相朝野雜記

學士久次

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

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朴楊內翰偉皆十一年

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

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朴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

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

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

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

皆六年朝野雜記又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九二十年

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

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

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九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

次者此二公而已同上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

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邕五入而一不拜又渡江後

三入者二人胡端明交修王端明暉兩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

綦寶學宗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

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

政聞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父兄同為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以為極盛矣其後父

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

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三家二寶可象望之二李文靖

相州二錢希白師盛

以為極盛及其後兄弟入院者又九家二

陳文肅康肅二宋元憲景文

二具正肅正憲

二韓康國持國

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

景盧

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

同上

景盧

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

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呂伯恭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
清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
學窮閭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
虞夏之書林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鑿坡之邃深居鈐索
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遺忘邕典謨於二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
子之光允賴誅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遙觀詔命之發揮往服
寵章永堅素守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

蘇子由

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
至榮豈平生之敢望中謝切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
講聞前軍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敷畢誠之智
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嘿
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益將虛前席以
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
拙疎十載江湖之間每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

乏人遽令至此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微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德盛循致承平塵露至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

謝除翰林學士表

汪藻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中謝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闕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石當得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於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

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東掖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群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逐桑榆之暖孰云代匱遂使為真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於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臣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於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於塵露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鳳掖演綸久俟黜幽之典鑿坡裁詔誤叨倬直之榮拜命周章捫心愧汗中謝伏以禹謨舜典周誥商盤德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但訓詞播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心故粲

若流傳於萬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之庭畢來俊彥
金馬玉堂之士尤遴選掄宜得名儒專承內命如臣者斷無他
技累有至愚粗知前事之可師每歎小才之難強螢窓夜學燭
莫望於金蓮蓬戶久居班豈知於玉笋奮身一第糊口四方叨
逢盛世之旁求獲與群賢而並駑驟離奧滌服在高華潤色非
長悵已窮於薄技論思莫效居有負於厚恩切幸保全敢希進
擢豈謂忽從四戶躡真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顧問於禁林以
骯髒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寵雖至矣懼亦隨之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聖以日躋智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修孔
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任屈群策以無遺遂致采葑俯
令視草臣敢不告謀猷于后以聖王爲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
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慙

謝除翰林學士表

洪邁

禁直重趨功未施於起草除書亟下命忽忝於拜真人以爲榮
自知不稱中謝伏念臣詞章甚陋問學尤踈習氣拘牽生歿不
離於文字宦游僥倖去來何計於鴈鳧正憐歷落之蹤趣點便
藩之召大恩無量舊觀頓還載惟玉笋之瞻儀莫越金坡之要
近在於聖世尤重正員魏二紀之禔期董七人之占位君臣干
載信嘉會以難逢兄弟一時乃英躔之濫繼施生若此報答謂
何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稽古重華參天施化坐明堂而朝群后
方不顯於斯文起晉陽而爲一門殊曲成於私覆肆容弱植捷
上華塗臣敢不益所不能鞭其最後視淮南之報賜詎測津涯

去塞北之煙塵誓殫潤色

上歐內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其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蔡公余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然仰天歎曰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者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 四十一 德壽堂梓

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知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出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亦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

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
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
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
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
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
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
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
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
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
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鴻工論史論凡七
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
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律詩

答馬侍御見贈

白居易

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
與故人踈苑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
代嵇康莫寄絕交書

贈翰林

賈島

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召宴無
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見徹語長新應憐獨向名場
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官燭法酒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
壺雨露香

賀翰林侍郎二首

司空圖

太白東歸鶴背吟鏡湖空在酒船沉今朝忽見銀臺事早晚重
徵入翰林

玉版徵書洞裏看沈儀新拜侍郎官文星喜氣連台曜聖主方
知海內安

王學士入翰林

劉禹錫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香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
褒入九重

寄白學士

張籍

自掌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回扶病欲相訪知向禁
中歸未歸

上翰林

鄭獬

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纔
燒一寸花

玉堂即事

蘇魏公

暮召從容對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鄧醪獨賜尊常酒龍燭初
然淚有香

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
文出未央

贈張四學士

杜甫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
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
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倘憶
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詩話

翰林同入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
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主文同為

蘇軾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曰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
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
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
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
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翰苑群書

作詩怨望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徵伺上旨
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
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
用矣

東軒筆錄

直學士院

歷代沿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

塵史云許敬

宗直記室是也 **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如此 塵史云但以資茂者為之其實正官也 六年以

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凡他官入院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

詩 白麻紅燭夜清漏紫薇天 温庭筠 死花似雪同隨輦宮月

如眉伴直廬 李白答司馬侍御 紫殿承恩歲金鸞入直年人歸

三島路日過八花磚 韓偓 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

錢若水玉堂作

古今事考

欲訪時事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清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皆用文士

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置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治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 春明退朝錄

曝宿入直

曝 音豹 宿例自諸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直各有差 楊鉅翰林舊規

長春曲宴

蘇易簡為叅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今當直學士與樞密直

學士並頒長春殿曲宴 楊文公談苑

憑鼓草詔

朱勝非字藏一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
公嘗馮敗鼓草詔然文氣叢重如平時 係年錄

團扇親賜

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畧曰壞晉
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
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
孫觀撰墓誌

天筆歎嘉

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
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為寵

乘輿扈從

徐鳳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它官攝內命
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 真西山集

本官真拜

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
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遂真拜學士在多
遜之上

察官寓直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

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
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
盛事也 周益公文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受免直學士院狀

洪邁

寵數荐降兼官愈優受恩已多拊已難稱竊以代言之任最切
於翰林直院之名實鄰於學士臣之孤陋衆所鄙夷未至預榮
方幸攝官而承乏序升過分未能滿歲以為真曾是叨塵若何
啓處願寢已行之命少須試可之長庶使微踪獲安舊署

四辭免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竊惟代言儒者之至禁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
邃嚴得直其間必寵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
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
密勿金鑿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
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
如家緣積思慮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少瘡猶未復常雖應
酬賤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絲綸之重可使強顏切自省循
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詘本朝范鎮以用事
若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
倘冒昧以祗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

辭免權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選掄特異震懼靡寧切惟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已來距今餘數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姑此惟二三人豈謂至難詎容輕畀矧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某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預從壁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慙亡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徼直之虛員俾謫材以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故事躡冥禁林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屢之後况某未能為役何敢微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

翰林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歷代沿革

唐

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乃以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稽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祖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侍讀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

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邢昺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邢昺始天禧三年以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通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詔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而翰林無講讀之員講讀皆為經筵官矣元翰林院置侍讀侍講學士復舊制也

群書要語

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分職始

自開元而朕尤向之

南豐擬制

詩遙知丹地開黃卷

陳后山寄蘇侍讀

江沙踏破青鞋底却

結絢絲侍禁廷

山谷

古今事實

學有師法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奏陳經義

李程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粹擷經史

唐鄭澣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稗獮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折無留

分講經史

韋處厚穆宗時與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三侍學士

唐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迭處禁密

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秩處禁密時人榮之

高元裕傳

入院賜宴

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罷職復召

文宗朝鄭覃充翰林侍讀學士覃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遜謝無功

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郾曰陛下使侍講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

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

本傳

旋閱備問

宋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在朝清介

宋申錫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行清謹介潔不侈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鬻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

本傳

履行純謹

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會要

記問博學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敷引時事

刑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真宗甚嘉獎之

著寫草十卷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有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對

上金華五箴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學士侍講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錄帝範等篇

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事略

賜綵二百疋

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與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賜錢五十萬

至和元年賜翰林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每入謁時安國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終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德壽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諫院

歷代沿革秦始置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
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元置
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員

群書要語保氏掌諫王惡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周禮地官箴

尹楚之官亦諫臣也呂氏春秋注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舉過者三十人劉軻上崔相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則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

用阜囊也 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冊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冊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涕言 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 後張湛傳

頭軻乘輪

申屠剛嘗暴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 後本傳

額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隨而引其裾 三國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入閣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

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
司不得輒有滯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
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
往復數次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
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
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
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歿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
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通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
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延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上

謗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東都事畧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

小兩省班職官分記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修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有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呂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
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
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
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之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爲定
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
中詔更遺補爲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
愈重矣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
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
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

不可攷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鑄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禪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 **漢**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 **後漢** 諫議大夫六百石

後魏 亦置諫議大夫 **後齊** 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 **後周** 地

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

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 **隋** 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

之 **唐** 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

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

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

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 **宋** 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

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

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

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缺不

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

諫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
 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
 責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
 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
 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
 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
 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
 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
 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
 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置局處使職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
 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群書要語 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 前刑法

志 諫議曰納誨 鄭氏綺談 諫長 丁未錄 諫垣之長也 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

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

漢蕭望之疏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 漢王商贊 論諫本仁義 唐陸

贇贊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

其道况蹇諤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

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

闕 六帖贊 皇一品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傲予

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耆艾議論通古今

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 六帖鄭朗大夫制 擢居

首諫益厲蹇諤

白集鄭覃制

進增七諍之重

胡文恭行錢彥遠

制改七人之華秩

錢表類

備員諫省

尸祿諫垣

方諫行言

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

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

才

並同上

俾職獻替僉曰汝宜

南豐擬制

數共工之罪不避堯

聽辯坦平之詐益彰漢德

一品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

魯公藏

胥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遊於公卿

同上

左右諫

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

朱景德詔

諫官

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滕

唐元稹

補衮諫官能用儒吾道

益黃山谷

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相之後含忠履潔並為諫官

正色在列

石徂徠慶曆聖德詩

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顧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韓

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同上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

云云

德均完圭角儀形狀陛簾

王荆公送宋諫議

開緘死見諫議面

盧仝茶歌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

本傳

寬饒忠直

蓋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寬饒怨

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寬饒罪

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衡勁正

唐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樂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續漢書周舉傳

公直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

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綬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

政四條帝意嘉納並本傳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
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
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柳公權傳

讜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夫舉其職出為刺史
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
曰呂景大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本傳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本傳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後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
絕切至當聖心者
前列輔傳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
言直辭無改於舊
後本傳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
或以諷言媚上或要巧繆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
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本傳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
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笞郎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
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
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
輕臣而不顧所言耶因置笏於地而退帝從容謝之遂原所笞
者
本傳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

後本傳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並本傳

上言宦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

袁松漢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創諫院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

置投書廳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廳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廳名曰延恩南方丹廳名曰招諫西方素廳名曰申冤北方玄廳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廳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

進官志

伏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

閣中抗論

唐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閣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
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
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畫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
不剴切當帝心者徵與王珪同輔政珪日以諫諍為心耻君不
及堯舜臣不如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
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
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
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
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僊臺累諫諄切
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架集鳥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為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
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望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鹿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

相望于道每歲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

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為內臣

糾正奸邪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事畧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

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日月慚諫紙二百

張張慶集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

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

又益兩參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

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
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
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錄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
臺諫官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
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與我
曹入諫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德言堂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
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久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
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
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
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
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
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歿其官未得位則思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
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
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宜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
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
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
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
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邈述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踈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媿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媿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媿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旦承暮弼	前替後兼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千齡合宗功四海瞻天心初籲俊雲翼首離潜德均亮圭
角儀形壯陛廉徐鳴蒼玉佩盡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鑿坡茂

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
資石畫兵畧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
化洽蒼黔進律朝重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遷徙部十城兼
申輔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
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筭朱綬海谷移文省谿堂燕
豆添班春回緝憶問俗卷彤檐舟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
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
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
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旌築居僊縹渺旅食歲崢嶸使者
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番焮使忍傾君君見途窮哭宜
憂阮步兵

律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
館雨瀟瀟鷓鴣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
問玉關門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
起戀青山

寄李賈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正且臣萬方驚喜捧絲綸斯知天子明知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其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隸中書 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堂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隸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任糾彈之職孝示從之光宗立復省 元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晏公類要

宜爾右省職任諷議

曲阜行吳安論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

詩句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襄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叅補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間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幸與陽城為助韓愈為墓碑

惟能舉職

牛叢子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

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二人是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直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傳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

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事畧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墮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言行錄

法筵龍象

崇正殿說書曰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揚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徵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

並同上

賞一隱逸

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逸人可勸天下

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中興系年錄

存藁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言行錄

攻蔡京無君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眩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遂攻之愈力

言行錄

劾親王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

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甘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員

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郎左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中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書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律言宜
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
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
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
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
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
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

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
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
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
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
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
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
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律詩
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
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
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
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
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
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
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
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
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
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
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
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柰寰區未晏然明日翠華春殿下不知何
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公革古無其官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後
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
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

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

魏孝文帝命侍中李冲補闕左右**唐**太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

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中左右各三員通前為十員神龍

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陞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

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

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群書要語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

宋端拱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 柳宗元為柳渾

行狀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

彌縫其不至也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左右補闕開元以來

元為清選 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乘輿 唐六典

詩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此雙南金

杜題省壁

古今事類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宮秩雖卑陛下侍臣也

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通典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德輿上疏切諫

之臣職在諫曹今採群議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律書堂本
韋溫爲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斥
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
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握筆草狀

劉寬夫爲右補闕陳謁進注維摩經得豪州刺史寬夫因對論
之敬宗怒曰陳謁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
陳謁曰昨論陳謁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草狀卽是微臣
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
以鯁亮稱

路隨端亮寬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
延齡以鯁亮知名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
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

然之志義卓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
廷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
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恚而
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隣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隣上疏諫
帝怒貶江陵令

論壞綱紀

敬宗政事日辟補闕舒元哀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司

進擬恐論壞綱紀綱帝屬語曰更論何事元哀曰宮中興作大甚

帝色變薛廷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
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出矣雖欲不鳴得乎由
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

多使中貴人召渠卒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申古矣竊以宗元
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是以前造之末跡
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闈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
乃舊率皆携撫相視談笑見呢啜呶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

璞者鄙其成神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
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于執事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
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從談作者之筵曳裾名
卿之門抵掌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
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揚翼拜於公侯之闈跪激
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
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
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
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從無以中險艱
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孰今則鼓踴乎曲從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
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
人信力學挾文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
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祗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
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
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何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
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
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夫度爲終身之遇乎
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
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
象慕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

有今茲之問抑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
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惠觀君王問長卿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答岑參補闕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宰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
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
闕隻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送邊補闕省覲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斟酒百花裏
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無因見恩在丹
心不可忘未必使為讒口隔只應貪草諫書忙別來愁悴知多
少兩度槐花馬上黃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漢汲黯願為中郎署是出入禁闥補闕拾
遺文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
衡為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

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

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

為左右正言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

言者荆公上田正言書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

以寤王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同上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杜宿左省避人焚諫草騎馬欲

雞棲杜出左掖

古今事實

號為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

號為三緊官又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

評事出緊云赤尉坐緊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

以為榮也西京雜記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並本傳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

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

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

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

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關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

拾遺之本意也白集

自釋禍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禍拜左拾遺

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敷論事

為王者師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分紀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並本傳

叩墀苦諫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扣墀苦諫本傳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相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本傳

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大言

唐宋璋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李邕傳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言前剔抉摩多見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並本傳

言無回忌

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直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本傳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

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視來章深納誠意分紀

諫營興泰

唐盧臧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臧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

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浙以拯流瘡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目為柳篋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御題魯直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
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
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同上詳見公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
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

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
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
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
歟而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
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
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
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
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聖德之有缺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
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
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
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年
垂白卽官居座末著緋人
更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
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
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金殿日聞親鳳詔古擘時
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
簾捲吟對踈篁夕鳥歸
獻替頻陳忠譽
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繫才微恐不勝
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

又



